

陈子昂研究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47

陈子昂研究论集

四川省射洪县陈子昂研究联络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 × 1092 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44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090-6/I · 797 定价: 4.85元



目 录

陈子昂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钟树梁 (1)
陈子昂的天人合一思想四论·····	冯良方 (12)
陈子昂评价断想·····	秦绍培、苏 华 (26)
——陈子昂评价再质疑兼谈古典文学研究问题	
读陈子昂集刍言五题·····	谭优学、段启明 (38)
略论陈子昂的政治态度·····	郑临川 (51)
陈子昂的人品与政治倾向·····	陈贻焮 (56)
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	曾 平 (63)
——试析陈子昂悲剧的根本原因	
略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理论·····	邓元煊 (77)
论陈子昂的文学道路·····	刘国盈 (88)
“风骨”说及其心理分析·····	李天道 (101)
——陈子昂文艺思想略论	
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与魏晋六朝	
诗歌之间的关系·····	周子瑜 (113)
陈子昂诗论辨析·····	李景焉 (129)
陈子昂的美学主张——诗寄兴说·····	周清泉 (136)

陈子昂诗歌革新研究断想·····	董天策	(146)
陈子昂与沈、宋·····	王定璋	(157)
论陈子昂对唐代近体诗的贡献·····	徐文茂	(174)
试论陈子昂《感遇》诗的思想内容·····	吴明贤	(187)
陈子昂《感遇》诗审美情趣初探·····	羊玉祥	(200)
《登幽州台歌》献疑·····	罗时进	(214)
论陈子昂的蜀中诗·····	蒲友俊	(220)
论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和陈子昂的贡献·····	余正松	(236)
试论陈子昂的边塞诗·····	童嘉新	(252)
陈子昂集版本考述·····	岳 珍	(264)
陈子昂读书台遗址考·····	蒋均涛	(280)
陈子昂故宅考辨·····	王传玉、黄 筠	(286)
陈子昂世系·····	射洪县文物管理所	(293)
金华山杜甫题刻考·····	张玉白	(299)
杜诗“射洪春酒”小考·····	李家顺	(305)
陈子昂死因新探·····	王辉斌	(308)
陈子昂研究综述(1919—1988)·····	张克钦	(314)
陈子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韩理洲	(326)
陈子昂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黄淑珍	(333)
编 后 记·····		(346)

陈子昂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钟 树 梁

陈子昂是我国唐代初叶的政治家、文章家、诗人。他是梓州射洪人。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公元 656 年，即现在所说的龙年）。死年不详，约四十余岁。我想到《史记》记载孔子见到了老子，心悦诚服，说了几句极其精彩的话：“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陈子昂在政治上处女皇统治之期，朝政成败兼有，用人贤愚相混，战伐多舛，酷刑泛滥，民生多苦的时日，他能细辨泾渭，深查时机，为国图安，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刑戮，澄之不清，搅之不浊。在文学上处齐梁余习犹盛之时，独能树立风骨，扇扬骚雅，继往古而启来哲。对于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以孔子称美老子的话来赞扬他，也不为过。本文拟对陈子昂在政治及文学上的成就作些探索。这里所发表的是论文学的部份，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历代及今之论者对陈子昂文章的评论，意见差别不大，但有些问题还可以深入探讨。最早收集陈子昂诗文的卢藏用所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孔子歿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俦，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臣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卢称陈子昂“横制颓波”“质文一变”，但评陈子昂以前的人也有不尽公正之处，如对徐庾。《新唐书·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也与卢文意近。韩愈谓其“高蹈”（《荐士诗》），柳宗元称其著述比兴能兼（《杨评事文集后序》），旨意皆近。近之论者如高步瀛亦宗《直斋书录解题》之说，以为“韩公以前，文章复古之功，不能不推陈伯玉也”（《唐宋文举要》）。岑仲勉谓“唐文起八代之衰，断推子昂为第一”（《隋唐史·第十七节》）。

总之，论者以为变骈体为散体，制颓波而尚朴质，革浮侈而宗风雅，从内容和形式言，起衰靡而倡雅正之功，断推陈子昂为首。这当然是不错的，由此也可证明陈子昂在文学

史上应有崇高的地位。我觉得有三点应当注意到：一是不宜单纯从骈、散形式上来判论优劣；二是对陈子昂与其他诸家之文宜作比较的探索；三是对陈子昂的各体文章亦应既掌握其总体趋向又省览其分体差异。我曾细读陈子昂及同时诸家之文，反复讽诵，深感子昂之文确有大过于人之处。但是其优胜的地方决不只由于他能易骈为散或骈多散少。骈文自梁陈以来，但重辞采、拘声律、罗典故、求整饬，卒自气板滞而不舒，义晦涩而莫达，语虚浮而无实。而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贫乏，大有背于经国大业之旨和便世利民之用。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充实、解疑释结的重要文章，义丰辞达，气盛文美，如庾子山的有些作品。初唐王勃等人的某些文章亦然。不过，由于骈俪之文越到后来越更追求形式，而不问言之有物、有益于世与否。所以为不少有识之士所不满。隋文帝、唐太宗欲以政治力量来改变文风，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初唐四杰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志于文风之改变。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振振有词地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况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历言以往文章之弊而思所以振之。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足见王勃其志甚大，力或不逮。杨炯为王勃的文作序，很赞成他对文章写作的意见，仅略有异词。足见四杰未尝没有改革文风的意向。今观王勃的文章，共有90多篇。绝大部分是骈俪之辞。文字的确是十分精工，某些长篇大作，气势亦盛。但是题材不广，赞佛之作不少，语多浮幻。游览山水之作又占一部分，虽然也有清新之言，但总觉佳句

多而精义少，套语多而独特见解少。陈子昂写这类题材的文章也无以异于四杰，仍是骈文底子，略有变化，其内容也很少有独特的地方。所以不宜单从文体的改变与否来看问题的实质。《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观陈子昂的集子，“惟诸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这个评论是对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子昂这类文章如王勃所言是“开物成务，立言见志”，而非只是文辞上的“疏朴近古”。而《文献通考》论陈子昂除诗以外，“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陈子昂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今存120多篇，赋颂之文不过数篇，可以存而不论。表有40篇左右，正如陈沆所言，这些都不外乎是“顺例”和“应制”之作，不足以代表子昂之文的特点和优点，也应除开。但如《为乔补阙论突厥》却是极好的文章。他的上书、奏议这类文章有20多篇，序约为14篇，碑铭墓志将近20篇，祭文有几篇。这些才应算是子昂文章的本体（其他还有几篇杂体之文，不计）。在这些篇幅中，他的上书、奏议等文又是最重要的。论文体，已变俪偶之习，纯真自然。论内容，则都是有物有则，利国利民之言，超越八代，直追先秦、西汉。但又不是一切复古之论，而是针对当时混浊之世的客观现实，匡谬治弊，篇篇皆有为而发。论文格，则逻辑极严密，条理极清彻，不为支离、模棱之辞，浮泛不经之语，侃切周至，古朴安雅。此所以陈子昂的文章实为处文风正在渐变之时，而以其实绩开风气之先，卓然有成，成为文章著作发展转折关键时期之代表人物。而占有无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所谓“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全唐文》卷518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正在于此；“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

蹈”亦在于此。这些文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后来“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还有不及的地方。而这些文章对于唐一代以及后世的政治文学影响都很大。

陈子昂文章的另一部分“序”，则不仅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犹沿排侧之习”，其内容也显得单调平凡。但与子昂以前的作者相比，已无板滞之失，较有疏宕之气。这些文章佳句也多而精义较少。如《薛大夫山亭宴序》：“闭门无过，对黄卷以终年；高论不疲，逢故人而永夜”。《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朝廷相送，驻旌盖于城隅；之子孤游，渺风帆于天际”。其写景物也有清新之句。如“参差池榭，乱山水之清阴；缭绕阶庭，杂峰崖之异势”（《晖上人房钱齐少府使人京府序》）。至于《金门钱东平序》中的“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则已先于王勃的“落霞孤鹜”的名句，后于庾信的“落花芝盖”。如果认为这些佳句都不过是六朝滥调，那也没有什么，因为子昂文章优胜之处本不在此。他在这一类的序文中也偶发议论，如云：“岁月易得，君子疾没代（世）不称；功业未成，君子以自强不息”（《钱陈少府从军序》），也没有特别的地方。

陈子昂的墓志碑铭之作，成就及影响亦大。善发议论，如《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有云：“夫官不必贵，政惟其才，独孤丞上迫宰君，下杂群尉，文墨教令，不在其躬。然力行务仁，推诚爱物，讴吟者不歌其宰，颂议者必归于丞，岂欺也哉！”为芝麻小官吐了一口气，也长了志气。韩愈也有一篇写县丞生活的文章《蓝田县丞厅壁记》，却是寓愤懑于诙谐之中，旨同而趣异。又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云：“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蒙侈”。论蜀情甚确。此文论为政之道甚细。另外如《汉州雒阳县令

张君吏人颂德碑》，此文甚长，煌煌大作，历叙张知古为政之劳苦，施政之多方及政绩之显著：事皆征实，语无浮泛。气势磅礴，议论精严，可谓初唐时期碑文冠冕之作。同时的姚崇、宋璟、崔融等作皆不逮也。例如姚崇的《十事要说》，文亦廉悍，《遗令教子孙文》识见亦高，但远不如子昂文章方面之广，气度之雄。宋璟之文陈词殊多，清气不足。崔融多应制之作、贺瑞之文，其文更远不及子昂。稍后的张说，固然是大手笔，其文典丽馥皇，大半都是骈文之佳作。其才力富赡，但有裨于世道者究竟不多。子昂其他文章，如《国殇文》可比于屈原之《国殇》，《谏灵驾入京书》为韩愈《论佛骨表》之先导，皆文质并胜。故陈子昂为当世文章之伯，其论说、碑志之文影响及于后世者亦至大。近及二张（说、九龄）二李（邕、华）、肖颖士、独孤及、元结诸作者，稍远则更于韩、柳之身而更得光大发扬。遗芬不歇，远达宋元以后。

陈子昂的诗同他的文章一样也起到了革旧树新的历史作用。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言中曾说：“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足见他不满齐梁颓靡的诗风而要树立的是有所兴寄、扇扬风雅之作。序文还说：“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则他所向往的是这样的诗风。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里说：“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出了“感激顿挫”这个评语。陈子昂自己既说过“顿挫”一词，而又与杜甫自论其诗为“顿挫”意义相似。这已经道出了陈子昂的诗对于后代、特别是杜甫的显著影响，而为研讨杜诗渊源者所不可忽。后世以元遗山的对古人每有讥刺，也认为陈子昂扫除齐梁有功，“论诗若准平吴

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四首》）。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说：“陈子昂初变齐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诗以理胜情，以气胜辞”，提出了理气之胜。清翁方纲《石洲诗话》也说子昂“碑兀英奇，风骨峻上。”其他论者，大率类此。卢藏用怀念陈子昂说“铿锵表忠义，感激怀知己”（《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余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这与杜甫的《陈拾遗故宅》所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及“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更深一层地论及陈子昂的心怀忠义，志在圣贤，接触到了写诗的根本在于为人这个道理。综观诸家之言，细读子昂之诗，其诗变革齐梁颓风，固然算得是赫然“平吴”之功，但是子昂之所以能立此赫然之功，最重要的在于他的诗植根于忠义，感激慷慨，皆有为而发，身当混浊之世，胆识过人，忠义形之于吟咏，理、气贯充于诗篇，念在圣贤，情继骚雅，此所以成就特大而影响至远。

陈子昂的诗以五言古诗最多，约60余首。其次五律约30首，五言长律约20首，以短篇为多，七言甚少。从体裁论，陈子昂的诗主要是五古。钟惺《唐诗归》评张说《杂诗》云：“唐人古诗，胜魏晋者多，今人耳目自不能出时代之外耳。”陈子昂的古诗固不同于齐梁，也不是魏晋诗的再现，而自有其唐诗的风格，是初唐时期最优秀的古诗。

他的古诗，《感遇》38首占一半以上。杜甫早已赞誉过：“《感遇》有遗篇”。后人论者甚多，我以为陈沆《诗比兴笺》讲得最好。他认为陈子昂身处昏暗时期，理想无从实现，抑郁于怀，心有必发之情，而口有难言之苦，托之于比兴，出之以隐晦而为诗是很自然的事。陈沆从史观诗，以诗逆志，尤能窥见子昂《感遇》诸篇之所指。虽不能说话语中的，

但已可说是十得八九。此自不同于为李商隐作索隐之难。

子昂《感遇》之什，篇篇皆有所指，有为而言，固然可以当作一种“诗史”看，但从诗歌的艺术说，爰引古事及神话传说，不即不离，亦乐亦哀，或云中稍露鳞爪，或雾里忽见峰峦。或一著痕随即撇开，或一兴言便成深叹。“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朱熹语），远师屈原、阮籍而有所发展，篇幅短而兴味无穷。其艺术性也是极高的。王夫之认为“风雅源流，于斯不昧”（《姜斋诗话》），良然。子昂其他古诗，如《鸳鸯篇》即物兴感，摹写细微，托意深厚，“岂若此双禽，飞翔不异林。刷尾青江浦，交颈紫山岑。”有一唱三叹之致。论其影响，已开杜子美“杜鹃”之咏。《修竹篇》与《鸳鸯篇》异曲同工，皆词旨幽邃之作。其云“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志节可见。《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及其他赠人之什，也都是弥见风骨。如云“功业云台薄，平生玉佩捐”。“还汉功既薄，逐胡策未行”（《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都是慨乎其言。余如《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酬晖上人夏日林泉》诸作，清微淡远，似又下启王、孟。其《送别出塞》诗，则又拔剑四顾，叱咤生风，有影响于盛唐的高、岑诸人。此诗云：

“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胡兵屯塞下，汉骑属云中。君为白马将，腰佩骍角弓。单于不敢射，天子伫深功。蜀山余方隐，良会何时同。”

另一首《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亦极精警。

“东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负平生愿，感涕

下沾巾。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辽海方漫漫，
胡沙飞且深。峨眉杳如梦，仙子曷由寻。击剑起叹
息，白日忽西沉。闻君洛阳使，因子寄南音。”

陈子昂的五律约 30 首。五律则初唐四杰已定其型，沈宋继起，门户开张，子昂近接诸人，遥领盛唐，影响之大，也不下于他的古诗，即如胡震亨所论，已可见一斑。胡氏认为“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晚次乐乡县》），“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度荆门望楚》）等句，“平淡简远，王孟二家之祖”。陈子昂五言排律也有 20 首，多六韵之作，也有八韵以上者。其《白帝城怀古》、《岷山怀古》诸作与后来杜甫长律之诗，颇有气息相通之处。五言长律，尤重气骨，且须开阖动荡，层次严谨而转折自然。杜甫五排之作，古今罕与伦比，子昂之作已对杜甫有直接的影响。兹不备论。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古今叹为绝作。论者不少。近见郑临川同志分析此诗（《南充师院学报》），直闚诗心，评论此诗何所为而作，“古人”“来者”，所指为何，颇有见地。但对于“来者”一词，自来也有人解为此系子昂指后于他而生的后人（孔子所说“后生可谓，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来者即指后生。屈原的“去者吾不及兮，来者吾不闻。”都是指生于吾前及生于吾后之人或指过去及未来之时间）。我以为两说不妨并存。伟大的诗歌作品往往其客观效果更大于他的主观意愿。情动于中，则形于言；但言之既出，又往往过于他的始发之情；有时作者之情意也并不那么单一；也有时作者之情意为读者以自己所感而补充之，生发之，其效果或感应转大。从这首诗来说，必如郑临川同志之所考证、分析，乃不落空。但这篇诗的确意境深广，所感也似乎不局限于一时一

事。子昂从彼时彼地而发此宏大深远之思（如郑文所详析者），但俯仰天地，慨叹人生，情又生情，似又不限于一时一事。子昂此诗，直是问天而呼天。屈原《天问》是对宇宙及人世之不可解者而问之于天；司马迁有言，“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子昂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感尘世之混浊，哀人生之短暂，志虽大而力莫逮，意虽长而时不与，故呼天而问之。古人往矣，吾不得而见；后人未来，吾亦不得而见。念天地之悠悠，而吾生之忽忽，志士惜日短，则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涕下矣！也可以说此诗是一个欲大有为之士对无情造物的一声抗议，是茫茫宇宙间感叹人生，感怀人类历史的一曲悲壮之歌。但并不消极。古人吾不得而见，来者吾不可与之言，则唯一可以把握者唯有吾生，寸阴是竞，自不可以怠忽已！屈原说：“老冉冉其将至今，恐修名之不立”，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杜甫说“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苏轼也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都是此意，也都不是消极之辞。盖唯有清楚地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有涯与无涯之关系，乃能黽勉人生，愈奋发而有为。我想，后人之读此诗者，往往会于百感横生之后，拔剑而起，仗剑而前行！从前王闳运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遂成大家。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是孤篇，但是仅此一篇已足横绝千古了！

陈子昂文学对后代的影响，前面已逐处论到，宋人陈后村说，“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盖广泛而深远。”其中应以对杜甫的影响为最著，前面亦已论及。在神不在貌。心同迹则同。子昂与杜甫同为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又同居不可有为之世，子昂谏书屡上，杜甫亦有谏言，心同热而官同冷，子昂遇害而卒于壮岁，杜甫则愁病相侵亦未尽其年。其于文

学，又同有起衰扶弊、开时用世之心，圣贤之志，豪杰之情，使二人在文学上皆大有成就。杜甫来蜀，游于陈拾遗的故里，流连低回，盖不忍去。杜甫入川以后诗，尤可见其受陈子昂之影响者大。子昂的“凤凰”之作有影响于杜甫“杜鹃”之咏；杜甫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即子昂“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答洛阳主人》）及“凤歌空有问，龙性讵能驯”（《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他例尚多，盖不仅词语上有渊源，更是思想感情及诗歌风格上的相通相承。昔人说，陈子昂“能独起一格，为李杜开先”（《诗概》），实则对杜诗的影响尤大于李。

前人对陈子昂的了解，也应以杜甫之言为最深最实。杜甫侨居巴蜀，对蜀中历史人物，景仰者多，在政治人物方面以对诸葛亮为最，在文学人物方面则以对陈子昂为最。有关陈子昂的诗有《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陈拾遗故宅》，读其诗可见其对子昂的推尊。某些文句，虽属随例之作，但过重的话，也是一瑕。陈子昂的文章局于时限，某些篇什也未能摆脱齐梁余习，诗歌对新体制的创造不大，但瑕不掩瑜，陈子昂在我国政治历史上及文坛、诗坛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88年初春

陈子昂的天人合一思想四论

冯良方

唐代文坛巨人辈出，佳作盈世，其文学能光辉灿烂的内动力之一，不得不归功于当世哲学思想的宽厚和丰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且甚为复杂的时期，作家们大可不必受一家一说的单一禁锢而大胆地思考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重大哲学问题。当然，具体体现在各个作家身上便有轻重主次之分，如王维精禅（佛），李白好道，杜甫重儒。陈子昂“历观丘坟，旁览代史”（陈子昂《谏政理书》），集有古传统之学和当世所重之理，形成了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前人已经指出，他“自托于仙佛之间以为高”^①，“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易》注者，有似《咏史》者，有似《读山海经》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②。然就三家思想而论，虽然他亦有咏禅之作，但更以儒、道二家为精研，并统一于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之中，包括了自然宇宙观、社会政治观及人生观等主要内容。

卢藏用《陈氏别传》言：“子昂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陈子昂的祖父陈辨少习儒学，父亲